

逸闻掌故

明清时期
苏中地区著名医师

□程太和

苏中地区,自古人文荟萃,英杰辈出。医务界也不例外,明清时期涌现出陈实功、吴师机、赵海仙等一大批著名医师。

陈实功(1555—1636),字毓仁,号若虚,别号六和堂主人,通州人。陈实功少时体弱多病,始萌发事岐黄志愿,遂勤奋攻读《内经》《难经》诸书,后正式业医。陈实功临证60余载,在长期的实践中,悟出“内之症,或不及其外,外之症必根于其内”,主张内治法与外治法应并重,尤其对脓症等痛症应尽早开刀,以免单用保守疗法而贻误病情,从而逐渐形成了“内外并重”“消、托、补相结合”的“正宗派”学术思想。他治外症,也重辨证论治,以“四诊”“八纲”辨证审候,而后立法,拟定内治方药,外治投药或施以刀针。陈氏内治注重脾胃和营养,认为外疾患者的气血盛衰与疮疡预后善恶有密切关系。他创用的“七星剑”“八仙糕”(后改为“八珍糕”)等消、托、补代表方剂,沿用至今。陈氏开展的外科手术,除一般疮疡、疽、痈切开外,还有气管缝合术、鼻息肉摘除术、下颌骨脱臼正复术、落耳再植术、截肢术……创造发明的多种医疗器械,至今为国内外研究医学史者所瞩目;在临证中首创的新疗法中用枯痔散、挂线等法治疗痔瘡,迄今仍在运用。陈氏重医德,热情关怀病人,恤贫念苦,不接受病家馈赠,并助人为乐,为家乡修路、造桥、置义田、施棺木等,逝后郡人为其建“陈公祠”,在华王庙立陈氏塑像。1987年于剑山建“陈实功先生纪念碑”。陈氏积40多年临证经验,建立了独创的外科理论,著有《外科正宗》4卷。从明万历四十五年(1617)始,至民国10年(1921),300余年间先后刊印各种刻本、石印、铅印46种,并于清乾隆年间传至国外。新中国成立后广泛刊印发行石印、铅印本5种。《外科正宗》在中国中医外科古籍中以“列症最详、论治最精”著称于世。

吴师机(1806—1886),原名安业,又名树杞,字尚先,杖仙、师机,晚号潜玉居士、潜玉老人,以师机、尚先字行,祖籍浙江钱塘(今杭州)。清道光十四年(1834)中举,为候补知县。道光二十四年(1844)大挑不赴,随父迁居扬州,习诗文之外,兼学医术。吴师机毕生着力外治法的研究,被誉为“外治之宗”。他认为,外治可与内治并行,并能补内治之不及。其外治法,除膏药外,还有敷、涂、熏、浸、洗、擦、搭、抹、吹、吸、坐、塞、磨、刷、点、滴、烧、照、扎、括、火罐、按摩、推拿等数十种,广泛应用于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五官科疾病的治疗。咸丰三年(1853),吴师机避战乱,偕家人至泰州东北乡俞家墩(今属泰州市姜堰区),用外治法为泰州、姜堰、曲塘、海安、溱潼方圆数百里的百姓治病。对里下河地区发病率较高的风湿性关节炎、风湿性心脏病等疗效均佳,每日登门求医者数十人,多时达百余人。为减轻病员负担,他尽力省用药物。遇有付不起药资的,免费治疗,深得乡人感激。吴师机晚年卜居公道桥(今属扬州市邗江区),建延陵寓祠和碧祠,兼书塾、药局,训蒙童,疗疾病。并捐田181亩,以作祭祀、施药之费。吴师机将其外治之法传诸后世,以大量精力从事《理喻骈文》(初名《外治医说》)的写作。历时20多年,于同治三年(1864)成书,付印行世后享誉极高,各地一再刊印。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卫生出版社也曾标点刊印。在1983年一次国际性专业会议和1984年全国医史会议上,吴师机被盛赞为现代透皮给药先驱。

赵海仙(1830—1904),名履鳌,字海仙,以字行,兴化人。其祖双湖、父小湖均为一代名医。赵海仙自幼聪明好学,尽得家传。稍长,博览中医典籍和各家著述,力求融会贯通,运以新意。他以治疗内科疾病见长,尤以治痢疾、霍乱著称,以医道在江淮间享誉数十年。清光绪十四年(1888)和二十八年(1902),兴化境内两次流行霍乱,经他治疗,获愈者甚众。著有《霍乱辨证》《阴阳五行论》《续辨证录》(后二书未及终篇)。1965年2月,江苏人民出版社从赵海仙录存的方集中选择160多则,分温热、春温等38篇辑成《寿石轩医案》行世。

丁凤山(1842—1915),名荣春,江都(今扬州市江都区)人。自幼酷爱武术,稍长随父习医,后从客居扬州的李鉴泉习“一指定禅功”推拿术。经多年刻苦学习和临床实践,不仅丰富了李氏推拿手法,而且扩大了治病范围,形成了“一指为推,二指为捏,三指为搓(双手)”和“急推为泻,缓推为补,重推为泻,轻推为补”的丁氏推拿术。民国改元后,至沪行医,名噪一时,并授术于杭州钱砚堂,遂为苏浙两省一指禅推拿创始人。著有《一指定禅》。

赵德臣(1872—1944),号辑泉,祖籍泗阳,后避水灾落户于扬州西乡七里甸(今属扬州市广陵区)。14岁从扬州东关街名医朱素臣习医,18岁悬壶于旧城仓巷。赵德臣医病处方灵活,理贴切,对疔、疽、痈等疮毒外症,大胆施以手术治疗,获愈者众多,盐商大贾亦相继求诊,赠送匾额。清光绪十九年(1893),为扬州北河下吴道台器重,收为拜帖门生,呈授功名。之后,又经吴介绍赴徐州为段祺瑞治水肿。治愈后,段设宴致谢,赠送银两、对联、派大轿,由骑兵护送回扬,由此名声大振,慕名求医者接踵而至。他常说:“医者以济世活人为上,名利私念尤须克制”,故名其医室为“仁济医广”。军阀时期,孙传芳进兵扬州,官兵伤残较多,赵以救死扶伤为本,予以医治。孙部迁南京后,仍多次来扬请其诊病,为致谢意,孙部曾制匾10余块,经镇江送至扬州,轰动全城。而赵竟避而不见。数日后,请街坊四邻将所赠之匾抬于门外,尽数焚毁,并当众宣布:“吾拯救伤员,乃济世为本,达官显赫,无意高攀。孙传芳等祸国殃民,比土匪不如,吾一良医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!”抗日战争时期,扬州沦陷,年已七旬的赵德臣,仍为贫苦病者施诊送药。当得悉天宁寺抗日伤员惨遭日寇杀害时,泣不成声,提笔疾书古诗两句,以慰英灵。



苏社理事在狼山北麓合影,1920年

南通老照片

崇川往事

通州二甲镇的国药业

□王士明

通州二甲镇在光绪初年(1875),已经成为通东地区的粮食、土布集散地,各行各业也应运而生。其中就有中药店,时称国药业。

二甲镇国药业中,有不少都是百年老店,如“瑞森堂”“中和堂”“永和堂”等。最早一家药店开设于清光绪初年,由一姓刘的宁波人开设,店号为“瑞芝堂”,地址在现中心街。该店经营范围较广,北到范公堤,东至海门的国强,南接海界(通州、海门交界处),西通余西,方圆数十里。清光绪十三年(1887)以后,这个药店改名为“瑞森堂”,由刘氏子刘享芳经营,拥有房屋十余间,常年雇佣人员五六个。瑞森堂出售的膏丹丸散等达数百种,在通东一带较为有名。到了清末民初,天德堂、天寿堂、德生堂、大生堂、慎余堂等药店相继开设,但大部分为“本地店”,规模较小。规模较大的药店主要有“瑞森堂”“天德堂”等,这些药店一般拥有较多的资金。社会关系较优越(主要是经营药材业的家族渊源较深)。经营有术,精通业务,擅长识别和制作药材。制药手续非常复杂,药材的处理,需经过蒸、炒、煨、炙、浸、水飞、霜冻等,要求严格。有的药材制作要经过四十几道程序,十分考究。另外,这些药店服务态度也好,配药认真,划价公道,故经营范围较广。上述药店除主营中成药外,还经营少量西药,兼营染料。

这些药店虽属同行,但内里却分“本地店”与“客帮店”。

本地店一般规模较小,店规较松。而客帮店规模较大,资本较多,店规也严。店里都聘用管事。“瑞森堂”的管事洪存粟,浙江慈溪人,后自己到平桥镇开设“万和堂”药店。客帮店供奉关公神像,每年农历五月十三轮流主办关帝会,共庆“关老爷生日”。在国药业中还供奉神农氏神像,尊之为“药王菩萨”,每逢农历四月二十八,店中即备早面、晚菜,一以“敬神”,二来则全店会餐,还邀请邻里参加,以“共沐神休”。

客帮店店规较严,对店员的使用,都依其经验、技术水平等,分出不同等级,授予相应的职责。如药材制作工就分为三个等级,一刀能制作高光切片,二刀要求能精细制作,三刀则制作容易加工的草药。货房管理按药材的贵重程度分为三种,即细货、中货、粗货房,以分别保管。负责门市营业的店员,也分为五等,分工操作,各负其责。头柜:具有较丰富的药理、病理知识,能解决柜台上发生的疑难问题。二柜:能配制细料、腊壳丸药,及安宫牛黄丸、六神丸、苏合香丸等名贵成药。三柜:会破木冬、破天冬等药材,能接方配药。四柜:辅助二柜、三柜工作。五柜:做些裁纸等粗杂事。

1956年2月,医药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。二甲镇各药店也合并成立了国营二甲药店,其址在中心街原瑞森堂药店处。以前药店中的有些好经验,仍然保留下来,并得到发扬光大。特别是那些技术过硬、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在新的国药店中仍然发挥了技术、业务上的骨干作用。

海陵旧话

“瓦菜”还是“伢俅”

□彭伟

2020年2月27日,如皋某媒体在微信、网上陆续推出一条新闻,标题是“瓦菜如皋的父老乡亲,我现在在武汉方舱,我们很好……”熟悉家乡方言的人,从读音判断,“瓦菜”听起来十分亲切,表示“我们”的意思。

读音顺耳,未必写法正确,我对“瓦菜”二字,心生怀疑。“瓦”早已有之,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:经过烧制的土器的总称。说起“瓦”字,人们脑海中会即刻闪现出屋顶上的瓦片。吕氏释“瓦”:陶者为瓦,必圆而割,分之则瓦,合之则圆。因此,瓦需切片而成,引申出“瓦解”的义项。“瓦片”也罢,“瓦解”也罢,这离“我”的意思,尚有距离。再说说“菜”字,《诗经·小雅》中即有“北山有菜”,菜显然是一种草的名字。同是《诗经·小雅》,又有“政烦赋重,田莱多荒”的说法,意为荒田中杂草丛生,到处都是。因此“菜”的引申意义是荒田。显然“菜”并没有人们、人群的意思。

那么“我们”的如皋方言如何写呢?翻阅《如皋方言词典》,“伢”表示“我”“我家”的意思,为如皋西北乡音。“伢”和“瓦”一样,也是古字。早在商周时期,青铜器“柶生簋”铭文中就出现“伢”字。但是《说文解字》《康熙字典》等古代文字工具,均未收录“伢”字。翻阅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“伢”唯一的解释是指少数民族:佤族。不过分析其字构造,“伢”一目了然形声字:“人”表意,“瓦”表声。也许古字“伢”的意思,早已失传,

还须考证。不过后人用“伢”表示“我”“我家”,至少“我”“我家”都与人际关系密切,不无道理。

又查《如皋方言词典》《东台方言词典》(如皋、东台两地方言类似)均有记述:“我俅”“你俅”“他俅”,分别表示“我们”“你们”“他们”;又如“我俅家”意为“我们那个地方”。“俅”也是(古代)少数民族的称呼——俅人。从文字构造来说,用“俅”表示“人们”,与“伢”字一样,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还值得说说的是,“俅”在古代戏剧中,表示“对人的蔑称”。比如元剧《风光好》中就有“梅香,兀那月下闲行的,正是那俅”。“那俅”就是“那人”。又如“俅人”又指“仆役”,地位比较地下的人。如皋话中说“我俅”“伢俅”与“我们”是有区别的。前者也许起初有些“蔑称”的意思,但现在说来是十分亲热的。这种现象,在如皋方言中不是孤例。举例细说,如皋人中的长辈常常将熟稔亲密的小孩儿称为“细挎锹儿”“细背锹儿”。据说,清代如皋育婴堂中孤儿早殇,当差的就会挎着或背着死孩儿,拿着锹儿,找个地方挖土埋尸。因而,“细挎锹儿”“细背锹儿”起初无疑是对孩童的“蔑称”,具有鄙视、讨厌的意味。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往,如今“细挎锹儿”“细背锹儿”,是否意味着讨厌,还是意味着亲切,还需看具体的语境。

话回“我们”,当是“伢俅”,才是如皋方言的正确写法。